

我的大叔——兩個世代的失落與溫柔

石采宸 文

2020/10/25

2018「年度最喪」韓劇《我的大叔》，是《Signal》導演金元錫與《又，吳海英》作家朴海英的聯手力作。如同該劇預告片字幕所寫：「背負生活壓力活著的人們，雖然一無所有但渴望幸福的人們，為了這些人獻上平凡卻動人的慰藉。」資深編導從韓國社會中隨處可見的小人物出發，以句句扣人心弦的台詞，與慢節奏卻極具情緒渲染力的鏡頭，撫慰了無數觀眾的心。



《我的大叔》以小人物出發，寫實描繪韓國社會。（圖片來源 / [tvN 官網](#)）

《我的大叔》是一部社會寫實劇，講述同時背負大筆債務與年邁奶奶照顧責任的「少女家長」李至安，和慣於忍讓的「萬年部長」朴東勳相遇，在彼此了解後互相治癒的故事。「各人有各人的地獄」，劇中每個角色都有其生命中難以跨越的障礙，該劇除了深刻描繪出不同世代各自面對的失落與困境，也細微刻劃出各世代特有的溫柔交匯後，如何成為推動彼此前進的堅強力量。

自我與他人間的失衡

劇中由IU飾演的李至安背負犯罪前科與沉重的現實壓力，蹣跚走向暗不見底的未來。她用盡力氣、不擇手段，才能摸著黑走一步算一步。至安曾說過：「過得好的人，才容易成為好人」，她身處惡劣環境，幾乎從未感受過來自他人的善意，獨自掙扎而活。被世界摒棄的至安冷漠待人，得不到回饋的善良成本太高，她沒時間，更沒本錢。

而李善均飾演的朴東勳，任職於大型建設公司，有錢、有房、有車、有美麗的律師太太與在美國留學的可愛兒子，還有一票一起長大的好兄弟，看似什麼都有的生活和至安形成極大的反差。但性格內斂、慣於忍讓的東勳，總是將自己的情緒與需求擺在最末位。他在生活中不斷縮小自己，自我壓抑的同時也讓身旁的人愈加難以觸碰他。

一無所有只剩下自己的至安，與擁有一切卻失去自我的東勳，身處不同境況的兩人卻深陷同樣的困局。他們將自己的心與外界隔絕，如同困在各自真空的玻璃罩中，發不出聲音於是放棄吶喊，被動地接受令人窒息的孤獨感，像心死了般活在世界上。

失落的「N拋時代」

碌碌周旋在約聘工作與兼職間，直到深夜才穿越無燈巷弄，回到破舊狹小的租屋處，在陰暗房間中以打工食堂的剩菜、或是公司提供的免費即溶咖啡果腹。飢餓且疲憊。這是劇中至安每天重複的生活，劇情除了塑造出至安「毫無希望」的生活環境與形象，也反映出現今「地獄朝鮮」中「N拋世代」對於生活的無力感。



至安在破舊的租屋處裡，以即溶咖啡果腹。(圖片來源 / [tvN官網](#))

「N拋世代」在2016年底開始出現在韓國年輕族群中，20到30歲的年輕人面對低薪、看不見未來的社會環境，做出「無論什麼都能夠放棄」的宣告。在N拋世代出現前，韓國青年社群就已漸序發展出「三拋世代」、「五拋世代」以及「七拋世代」，年輕人面對嚴峻的就業考驗與難有起色的薪資，首先放棄戀愛、結婚與生子，接著割捨花費高昂的人際社交、有形物質的購屋存款，而後連精神層面上的夢想與希望也一併畫上大紅叉。劇中的至安面對生活沒有期待、孤立無援，彷彿是現今韓國「N拋世代」的縮影，除了不寬裕的經濟狀況外，斷絕與他人的交際更讓壓力失去出口，情緒也變得更加壓抑、緊繃。

寫實中年的處處危機

以中年為主題的韓國戲劇作品並不多，高顏值的青春外貌、敢於碰撞社會的年輕勇氣，一直以來都是韓國戲劇的主流看點。在各影劇裡的一眾青年懷抱夢想與愛情、努力向前邁進時，《我的大叔》卻選擇以韓國社會中隨處可見的大叔們作為題材——他們青春不再、背脊微彎，近二十年來被生活不斷消磨，每天的動力只剩下小酒館裡的一瓶燒酒。

大叔們或被公司裁員、或從年輕便不得志，仍存活在公司的人每天在企業鬥爭中過得戰戰兢兢。沒人在意他們個個都是出自名校的高材生，大叔們在人生的四十大關被重重絆倒後，便難以再次立足於社會而淪為「失敗者」。在職場打拼半生卻被更年輕的優秀人才瞬間取代，失去頭銜和高薪，只能經營小本生意或做勞力活勉強維生。大叔們在嚴酷的現實中沒有放手拼搏的本錢，因為身後的家庭承受不起再次失敗的風險。

收入驟減與社會地位的降低，不止直接影響家庭生計，中年失業者的不甘、內疚與家人隱忍不住的怨怪，更讓兩者間的關係愈發緊張。於是劇中少數充滿歡笑的、暖色調的場景，是小酒館「鄭熙家」，這裡是中年災難生活中的緊急避難處，遠離公司、家庭與社會的重壓。在觥籌交錯中，大叔們才得以從沉重現實中稍稍抽身，聚在一起把酒言歡，散場之後繼續生活。





大叔們與「鄭熙家」老闆娘一起飲酒作樂。(圖片來源 / tvN官網)

歷經滄桑的孩子與不理想大人

《我的大叔》在初推出時，曾因男女主角高達二十歲的年齡差引發爭議，但劇中至安與東勳間產生的並非大眾想像中的男女之情，而是歷經滄桑的孩子與不理想大人間的相依相助。

迫於惡劣生長環境而提前長大的至安，看盡社會險惡擁有「三萬歲」的老成靈魂，卻仍然只是個遍體鱗傷的脆弱孩子。一場公司的權力鬥爭中，至安替高層竊聽東勳，一步步了解他的生活——他看似符合了所有人的期望，卻沒能成為自己理想中的大人。生活在不盡理想卻難以反抗的現實中，東勳獨自消化痛苦與疲憊，用溫柔的沈默維持身旁平靜的幸福。

善良的東勳無法對至安的不幸視而不見，他伸出的援手是至安生命中難得的善意。這份善意不求回報，是一個「大人」對「孩子」的疼惜與保護，也讓至安開始相信、創造與他人間的連結。而至安聽見了東勳扛起「理想人生」時沉重的喘息聲，唯有她明白他最赤裸的不幸。於是至安用自己的方式為東勳奔走，努力擋下暗地裡射向東勳的尖銳惡意，也在他最需要時輕輕對他說一聲「加油」。

自我治癒的內力

東勳與至安這對忘年知心，在彼此了解當中得到安慰，也拚命想為對方脫去身上的枷鎖，但其實唯有從自我出發，才能真正被治癒。東勳曾說過：「人生是內力和外力的對抗，無論發生什麼事，只要內力很強大就能撐過去。」兩人奮力抵抗的外力來自至安的破碎家庭、沉重債務，以及東勳挫敗的職場與婚姻生活。曾經一度被人生外力擊倒的兩人，在相知、相助的過程中重新獲得內力，至安開始相信世界的善意，東勳不再隱忍情緒，懂得放聲大哭。在《我的大叔》中，人生的內力來自人與人的相互關懷，能夠理解與被理解、愛人和愛自己，就足以產生強大的力量，支撐並且治癒自己。





被治癒後各自展開新生活的至安與東勳，在街上偶然重逢。（圖片來源 / [tvN官網](#)）

縮圖來源：[tvN官網](#)

關鍵字：我的大叔、韓劇、N拋世代、中年危機



記者 石采宸



編輯 黎負雲